

儿子 罗斯玛丽的

「美」艾拉·莱文 著

柯清心 译

SON OF ROSEMARY

IRA LEVIN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

SON OF ROSEMARY

IRA LEVIN

罗斯玛丽的儿子

[美]艾拉·莱文 著 柯清心 译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罗斯玛丽的儿子 / (美) 艾拉·莱文著; 柯清心译.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7.4

书名原文: Son of Rosemary

ISBN 978-7-5699-1441-2

I. ①罗… II. ①艾… ②柯…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1166 号

北京市版权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书: 01-2016-9138

IRA LEVIN

SON OF ROSEMARY

罗斯玛丽的儿子

作者 | [美] 艾拉·莱文

译者 | 柯清心

出版人 | 王训海

策划编辑 | 黄思远 韩笑

责任编辑 | 宋春 韩笑

封面设计 | 梁依宁

责任印制 | 刘银 范玉洁

出版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印刷 |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 0317-519686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本 | 710×1000mm 1/32

印张 | 7.25

字数 | 150 千字

版次 |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7-5699-1441-2

定价 |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献给米亚·法罗

圣经明白指出，撒但确实存在，其法力无边。既不是神话，亦非凡人藉以解释神秘恶力的心理投射，撒但是一种邪恶的灵力，其唯一目的，便是与上帝作对。

——葛培理牧师^①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新闻周刊》

^① 葛培理牧师（1918— ），美国当代著名的基督教福音布道家，是二战后福音派教会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还曾担任多位美国总统的顾问牧师。

前方或有困厄，	There may be trouble ahead，
然而只要有月光和音乐	But while there's moonlight and music
有爱与情——	And love and romance—
我们且迎乐而舞。	Let's face the music and dance.
在提琴手逃逸前，	Before the fiddlers have fled，
在他们要求我们支付账单前	Before they ask us to pay the bill
在我们还有机会时——	And while we still have the chance—
且让我们迎乐而舞。	Let's face the music and dance.

——《让我们迎乐而舞》(*Let's Face the Music and Dance*)，
词曲家欧文·柏林 (Irving Berlin) 的作品，收录于一九三六年百
老汇歌舞剧电影《随舰起舞》(*Follow the Fleet*)

第一部

第一章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九日星期二，曼哈顿的早晨舒朗凉爽，离过两次婚的退休牙医斯坦利·尚德走出阿姆斯特丹大道上的公寓，展开他例行的一日。虽然年高八十九，医生的步履却十分利索。他戴着格纹帽，眼神炯亮，因为他不仅身体硬朗，且心怀暗喜，这是一个令他时时刻刻感到温暖的美妙秘密。他一直参与的团体——最近仅存他尚留人世了——他们持续了三十三年的计划，再过两个月便要开花结果了。

就在百老汇和七十四街的交叉口，一辆出租车失控冲过人行道，将尚德医生撞飞到灯塔剧院的墙上，当场身亡。

而同一时间——上午十一点零三分刚过几秒——新泽西上蒙特克莱尔的海尔西博登疗养院里，二一五号房的病人张开了双眼。就众人所知，女患者从一九七几年起住院的这些年来，一直是闭着眼的。

正在给妇人按摩的清瘦黑人护士异常冷静地咽了咽口水，深吸一口气，然后继续按摩。“嗨，宝贝。”她轻声说道，“真高兴你醒了。”护士制服的名牌上写着克莱瑞丝，牌子上还挂了一枚“我♥安迪”的小徽章。护士松开一只手在床头柜上摸索，然后用力按下按钮。

患者抬眼四望，眨着眼睛，撅起一张发亮涂油的嘴。五十多岁的女患者肤色苍白，骨架纤细，一头染霜的赤褐色头发整齐地梳理过，滑向侧边。她用一对蓝眼睛乞求着。

“你会好起来的。”克莱瑞丝告诉她，手不停地按着按钮。“别担心，现在你已经好起来了。”她将女人的手臂轻轻按回床上，“我去找医生来，你别怕，我马上回来。”

女人目送她离去。

“蒂芙尼！把你那该死的耳机拿掉！快去找阿特金森！二一五睁开眼睛了！她醒了！二一五醒啦！”

究竟出了什么事？

她原本坐在卧室窗边的书桌旁，大约晚上七点，安迪趴在几英尺外的地板上看电视。她正在写一封家书，谈搬到旧金山的事，一边努力不去听电视布偶戏的闹声，以及隔壁米妮和罗曼家里教团成员扰人的吟唱——而这会儿她却躺在阳光四溢的病房里，一只手正输着液，另一只手则被护士按摩着。安迪也受伤了吗？噢，

上帝，不要！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她什么都不记得了？

女人轻吐舌尖舔唇，她的唇上涂了带薄荷味的油膏。她睡了多久？一天？两天？她身上不痛，却不太能动。女人努力清着喉咙。

护士匆匆跑进来说：“医生来了，你先别乱动。”

罗斯玛丽喃喃问道：“我……我儿子在这里吗？”

“没有，只有你。竟然还能说话！赞美天父！”护士帮她把袖子放下来，紧握住她的手，然后走到床脚边。“赞美耶稣！”

罗斯玛丽问道：“发……发生什么事了？”

“没有人知道，亲爱的，你一直昏迷不醒。”

“有多久？”

克莱瑞丝将毯子盖到罗斯玛丽肩头，蹙眉道：“我不是很清楚，你入院时我还没来，你得问医生。”别着“我♥安迪”小徽章的克莱瑞丝微笑着俯望罗斯玛丽说。

“我儿子的名字就叫安迪。”罗斯玛丽对她回笑道，“那颗心是表示‘爱’的意思吗？”

克莱瑞丝用手指摸着圆圆的白色小徽章说：“没错，‘我爱安迪’，这种做法已经流行一阵子了，可以用在不同的事物上，像是‘我爱纽约’，任何事都行。”

罗斯玛丽说：“好可爱，我以前没见过。”

一名穿白色短袍的男子对几位在门口探头探脑的老人说了句借过，此人身形高大，发色赤黄，留了一脸赤黄色的大胡子。男人走进房间关上门，克莱瑞丝转身让到一旁，“她能说话了，而且可以移动头部。”

“你好，方丹小姐！”留淡黄色胡子的医生走到床边，咧嘴冲她微笑说，医生将自己的袋子和一包牛皮纸袋放到旁边椅子上。“我是阿特金森医生，”医生说着掀开一边的毯子，“真是天大的好消息。”他用温暖的手指按住罗斯玛丽的手腕，然后抬手看着自己的手表。

“我出了什么事吗？”她问，“我在这里多久了？”

“请等一下。”医生仔细盯着手表说，这位大胡子看来不会比她大多少，大概三十多岁。他的外套上挂了一条极其时髦、仿若铬合金细领带的听诊器，衣服一侧别着“阿特金森医生”的名牌，另一侧是“我♥安迪”的小徽章。看来“安迪”应该是这里的员工或最受欢迎的患者，她出院前，一定要设法搞一个徽章来。

阿特金森医生松开她的手腕，垂首对她微笑。“目前为止都很好。”他说，“而且是令人惊喜地好，请再等我一分钟，我想确定你不会再昏过去，然后我会尽可能把我们所知道的告诉你。你感觉到任何疼痛吗？”

“没有。”她说。

“很好，试着放轻松，我知道这不容易。”

确实很难放松，他刚才说了“把我们所知道……”。

意思是他们有些事并不清楚喽……

还有他称呼她什么？方丹小姐……

医生帮她检查心脏、眼睛、耳朵和血压时，她觉得腹中渐感寒战。她住院一定超过两天了，这点她很确定，但该不会有两周了吧？

米妮、罗曼和其他巫师团的人对她下咒，原来他们大声诵念，就是在施咒。他们发现她打算把安迪带到三千英里外的地方，也

已经买好了机票。

她想起自己怀孕期间，那群人如何对她的老友哈奇下咒，因为他们害怕哈奇了解巫术后，会看穿他们想对她和腹中孩子所打的盘算。可怜的哈奇莫名其妙地昏迷三四个月，最后溘然长逝。她运气好，活了下来，但安迪呢？她躺在医院时，孩子完全任凭他们操控；他们一定会助长孩子邪恶的一面，那是她想都不愿去想的。“叫他们去死吧！”她说。

“对不起，我刚没听清楚。”医生在床侧坐下来，将椅子拉近，赤黄色的头往她靠近。

“我住多久了？”她问医生，“几周？几个月？”

“方丹小姐……”

“是雷利。”她说，“我叫罗斯玛丽·雷利。”

医生抽回身子，打开放在腿上的资料垂眼读着。

“快告诉我！”她说，“我有个六岁大的儿子，他落在一批我……我没法信任的人手里。”

阿特金森医生低头读道：“是克拉伦斯·方丹夫妇送你过来住院的，名义是他们的孙女，罗斯玛丽·方丹。”

“方丹夫妇。”罗斯玛丽说，“他们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群人之一，就是他们害我住院的，我的意思是，是他们害我昏迷不醒的。我的症状是‘不明原因昏迷’，对吧？”

“是的，但昏迷并不表示……”

“我知道他们对我做了什么。”罗斯玛丽打断他，以手肘撑起身子，却又跌了回去。她不顾医护人员的警告与阻止，试图再次起身。

她抽回手肘，勉强撑住，立起身子，眼对眼地告诉阿特金森医生：“我知道他们对我做了什么，但我不打算告诉你，因为经验告诉我，你会以为我疯了，但我没疯。你如果能告诉我，我在这里多久了，这里是什么地方，以及我何时可以回家，我会很感谢你。”

阿特金森医生靠坐回去，深吸一口气，肃然地看着她说：“你在新泽西州上蒙特克莱尔的疗养院里。”

“疗养院？”她问。

医生点点头，“海尔西博登疗养院，长期看护是我们的专业领域。”

她瞪着医生问：“今天是几号？”

“星期二，”他说，“十一月九号。”

“十一月？”罗斯玛丽说，“昨晚不是才五月！我的天啊！”她躺回枕头上，双手捂嘴，仰望上方，泪水盈泛。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六个月！就这样凭空从她生命中消失了！整整六乘以三十的日夜里，安迪都在他们手里！

她发现医生仍肃穆地望着她，仍保持距离……

罗斯玛丽松开嘴上的手，放到自己眼前，发现手背上的肌肤竟然……密布皱纹，且冒出一两块棕斑……她摸了摸另一只手，然后看着医生。

“你在这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医生弯身靠近，拉起她的手握住说。病床另一侧的克莱瑞丝拉住她另一只手，罗斯玛丽瞪大眼睛，嘴唇发颤地来回望着两人。

“你想要镇定剂吗？”医生问。

她摇摇头，“不要，不用了，我不想再睡了，再也不要了。我几岁了？现在是哪一年？”

医生咽着口水，含泪道：“现在是……一九九九年。”

罗斯玛丽瞪着他。

医生点点头。

克莱瑞丝也咬唇点头附和。

“你在一九七二年九月被送到这里。”阿特金森医生眨着眼说，“大约是二十七年前，在你进疗养院之前，曾在纽约医院住了四个月。不管方丹夫妇是谁，总之他们建了一笔信托基金，帮你支付之后在这里的费用。”

她躺回床上，紧闭眼睛摇着头。不可能！不可能！巫师团赢了！安迪已经长大成人，被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培养成一名陌生人，为他们效命了！安迪现在有可能在任何地方，也可能已经死了！“噢，安迪，安迪啊！”罗斯玛丽哭喊着。

阿特金森医生瞪眼问道：“你怎么会知道安迪的事？”

“她是指她儿子。”克莱瑞丝说着拍拍罗斯玛丽的手，“他也叫安迪。”

“噢。”阿特金森医生吸口气，探身轻拍罗斯玛丽的手，轻抚她的头发，对躺在床上哀哭的罗斯玛丽说：“雷利小姐……太太……罗斯玛丽……我知道在失去那么多年后，安慰你也无济于事，但就我所知，能在长久昏迷后还活过来的，仅有两人。你能醒来，而且如此清醒健康地转醒，不啻为奇迹，真的，罗斯玛丽，这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奇迹。”

第二章

克莱瑞丝用湿布帮她擦完脸，并且整理好她的一头乱发，给她喝了些水后，他们便离开，让她一人独处。罗斯玛丽请他们将床背摇起来，她靠在枕头上，望着输液架后，窗外枝枯叶落的十一月的林子。

她还要了一面镜子。

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罗斯玛丽天人交战了一番后，拿起毯子上的塑料手把，畏缩地再次瞄着镜子里的佩格阿姨，两人实在相似得诡异，差别只在罗斯玛丽最后一次见到亲爱的佩格阿姨时，阿姨才五十岁左右，

而她现在已经五十八岁了。

罗斯玛丽把 $31+27$ 心算过两遍，两次都得出 58。

那么安迪就是三十三岁了。

泪水又泛了上来，罗斯玛丽放下镜子，拿起一团湿纸巾擦拭双眼。振作点，老太婆，安迪如果还活着，会需要你的。

他们一定不会伤害他，因为他们崇拜他，但问题就出在这里。安迪由米妮、罗曼·卡斯特韦特及教团的人抚养长大，加上全球各处慕名前来膜拜的访客，成人的安迪必然与最荒诞的罗马皇帝一样骄宠奢逸，说不定跟那个她痛恨想起的人同样邪恶。教团的人必会无所不用其极地启发蛊诱他的恶性。

她原本力抗群邪，希望藉由爱来教导他懂得爱，并以身作则，让他学会诚实与责任感，这是受英国夏山学校的启迪。即使当时他尚年幼，无法理解，但罗斯玛丽每晚仍将他抱在膝上……

“雷利夫人？”

罗斯玛丽转头望向门口，一名年纪与她相仿——与她以前相仿——的漂亮黑发女子探进身子。女人的深蓝色套装时髦而优雅，翻领滚着白边，且一边领上别着“我♥安迪”的小徽章。女人微笑道：“我是院里的咨询师塔拉·塞茨，如果你想一个人静一静，我可以离开，但我曾经跟其他苏醒的昏迷患者谈过话，应该能对你有点帮助。我能进来吗？”

罗斯玛丽点点头说：“请进，请称呼我小姐，别称夫人，因为我离婚了。”

塔拉·塞茨进房坐到床边椅上，身上散发着香奈儿五号的香